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一五冊目次

牧齋初學集一百十卷目錄二卷(二)

〔清〕錢謙益撰
明崇禎瞿式耜刻本

..... 一

牧齋有學集五十一卷(一)

〔清〕錢謙益撰
清康熙二十四年金匱山房刻本

..... 四九九

牧齋初學集一百十卷目錄二卷(二)

〔清〕錢謙益撰

明崇禎瞿式耜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墓誌銘十一

隨州知州贈太僕少卿徐君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獻曹二賊攻陷隨州知州事徐君死之君將行戒其子聲森聲保曰賊突襲鄧及隨隨三破之餘然郢之肩背也守隨所以衛陵寢也櫟也行扞柙固以佐守森也居斥家皆以益軍吾必死于此無返顧矣十三年十月莖隨朝國人而聲森之歟血於關壯繆廟要以必死修城濬濠拓羊馬墻抽壯勇庀礮石卹饑

牧齋集卷之六十

塞平板糴府庫匱乏則捐家財給之民和而奮威有固志繕南城譙樓寢處其下慨然謂僚屬曰身與公等枕戈待敵以此樓爲死所矣明年四月賊陷襄陽踞德安購獲細作要遮捕斬賊知有備棄疾于我悉衆力攻間使三走郢告急巡道趙某抵其章于地弗顧巡撫發一遊擊率兵援隨趙勒之守郢留弗遣君不食二日不解甲五日再盟于壯繆大臨以告衆二十五日賊急攻南城潛師八道襲北城以入君遣聲保埋州印解後東墻下勒馬巷戰矢貫於頤刀屬于

墓誌銘十一

死聲保趨至柩尸頓踊哭且罵賊驅至老營殺之且死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妾趙氏王氏賊獲十八人皆死賊驅趙出不可先殺其所抱幼女申姑斷其八指罵益厲賊刃之推土石碎顙而死君死之三日吳人石琳求得其屍歛之趙氏屍與申姑相抱不解物著布囊函金剛經三寸許遂併棺以歛而聲保屍卒不可得巡道以阻援自諱也欲沒公死事狀荆西道力持之楚

牧齋集卷之六十

撫按乃上其事聲森亦詣闕陳請天子贈君太僕少卿賜卹祭廕一子入監視天啓中張興文振德例而少殺焉惟守隨之事與睢陽異睢陽江淮之前障也拔難而扼難則可以通南北隨承天之後翼也越隨而保郢則無以蔽陵寢捐必死之身委必破之城俾其專力致死陷隨之後兵鈍氣單橫析而去而陵寢晏然無恙君之志遂矣後二年賊再至漢東無藩籬之限原廟震驚然後知君之以死據隨與南陽之難一也嗚呼護陵之功守隨爲大失隨之

罪絕援焉大今也賞斬于守死罰佚于擁兵國
所慎錯而盜賊滋不可撲滅則豈非謀國者之
咎哉君諱世淳字中明五代時始祖崇自海州
徙淮安三傳南唐左嘗侍鉉徙廣陵唐亡入宋
二傳翰林學士適徙盱眙其二子從高宗渡江
徙越雜居山陰海鹽洪武初諱土金者贊嘉興
之白苧鄉遂為嘉興人六傳為雷州府同知諱
學周生南京兵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諱必達而
公其冢子也尚書偉望碩儒為時明德公胚胎
前光池浸經史食息搖染不離典訓萬曆戊午

牧齋集六十

三

以春秋薦于卿累試南宮不第署永嘉縣教諭
修學宮闢講堂剡香餘孽出沒海上建關隘絕
勾引顧越底寧方略多自君出除重慶府推官
居官計口食俸禁誅求省廚傳所至不知有官
猶大奸折大獄斧劈理解奏成于手中雖賁育
不能奪也督師徵餉萬斛過五日以尚方從事
括倉穀餽舟船咄嗟立辦民不告病督兵勦賁
簡諸酋水陸並進弓刀相叩歸師過峽班馬之
聲蕭然滿考當內召蜀人疾君彊直以隨為絕
地陷其卒以成君者天也隨饒士就食粥廩

君曰可使士以饑餓失禮乎分粟以賑之士皆
感泣潰兵過隨索餉鐔鉞震地君援兵登陴單
衣入其營執帥手語曰軍之不供給守之過也
殺守足矣無已則械守以見於督師監紀乎帥
氣奪欽眾而去其從容應變如此君為人孝友
順詳內明外柔尚書久宦雷州篤老君晨昏娛
侍雷州忘尚書之不在側也尚書病將析產君
請以分諸弟尚書頷之終喪籍以告于几筵終
其身未嘗有德色于諸弟也君長不滿六尺退
然如不勝衣耐勞苦甘淡薄補衣蔬食如後門

牧齋集六十

四

素士經術之外兼通象緯數學參同悟真家言
博鑒祕戲無不通曉與人居陶陶未夕飲酒至
一石不亂確守家法重規疊矩稱心而言擇地
而蹈蓋溫大樂易深中好修之君子也其所成
就奇偉激烈乃如是君遇害時春秋五十七娶
恭人戴氏生三子肇森高才生以尚書歷入太
學肇樸肇彬學生子也肇齊奉詔附祭隨嘉
二祠與肇彬俱崇生繼室包氏生一子肇榮女
二人孫男六人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
賜葬于東荒之新阡而戴恭人附葬在奉其宗

老司寇公所撰行狀及排纓行略哭而請于余曰夫子在先朝草張興文制詞載在冊府先人闔門殉義與興文等而愍綸或後焉惟夫子哀而賜之銘是先人與興文俱不死也余喟然歎曰興文事聞高陽公掌樞部召見其孤撫而哭之手自題覆請于先帝峻秩世廕度越彝典迎柩于蜀給符傳而遣之其所以崇獎激厲若此之至也今之當國者政以賄成厭薄仗節死義之事惡其疥吾畢牘君之獲斯典者亦幸也觀于典文與君可以規國矣敢不志而銘諸銘

牧齋集六十一

五

曰江漢迴復拱趨顯陵天造地設萬靈式馮漢東之國隨爲後蔽如人肩背心膂是衛烈烈徐君效死守隨隨亡身隕寇戈北迴如隄受水捍禦奔敗岸嚙隄崩水勢亦殺煌煌顯陵原邑臚臚空曲鬱盤王氣自古衣冠月游陵樹慈青帝眷南顧慰我光靈父子肉糜婢妾屍枕闔門封屠以保陵寢帝曰念哉女卹女祠功崇報夷過在所司賀蘭環顧始興不作陷巡莫問議壺誰駁下有青史上有白日假彼貞珉奮

此直筆時司戒律時秉國成義則竊取讒鼎之銘

張昭子墓誌銘

君諱弁之字昭子兵部左侍郎堂邑張公鳳翔之孫威縣知縣幼安之子也崇禎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卒年二十有二既葬司馬公自長安詒余書曰吾有四孫弁之其叔也生有奇表巍然異凡童始教方書受甲子矩步規言無子弟之過從吾戍于潼關歷少室度嶠函上太華絕頂登高望遠志氣廓然所謂鴻鵠鶴子有青雲之

牧齋集六十

六

意也家世受春秋從西華里先授詩焯掌燎髮六十日適晚六義於羣經皆然嘗病劇醫教之輟書三日恚曰人可三日廢學耶晨興扃戶啓東憲炷香迎日而拜退而筴之小積曰某日告某日不告知其日必告天也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從其父于威戍寅威陷于奴痛其父之歸司敗也蚤夜呼憤願以身代已而喪其母食無鹽酪居無爪剪踰小祥不勝喪而卒痛乎天之祝余也弁之好讀薛文清之書修容整襟如見其人天不假年而使之不得有成天其無意于

斯文乎并之死矣非假諸名筆無以留其生而
且以志吾悲也敢以墓中之石請幸無辭焉余
嘗聞唐人陳元敬之言曰幽觀大運賢哲生有
萌芽時發乃茂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堯與舜合
禹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五百年文王與
太公合四百年幽厲版蕩賢聖不相逢也老聃
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赤龍以
來迄于我明三百年貞元周復之一會也天既
篤生昭子又從而芟薙之天之意其可懼也昔
者王仲淹十歲而侍銅川知其憂王綱不振生

鄒孟陽墓誌銘

七

人勞于聚斂而天下將亂也遂有元經之受昭
子之告天也其此志乎離經辨志尊師取友其
銅川歌伐木之年乎元會休明君師道合坤師
之占不當兆于斯世昭子用是短折嗚呼其又
可幸也以此志昭子而解司馬公之悲其可乎
昭子娶蘇氏生遺腹女曰慰家蓋昭子死踰年
而威縣之獄得白銘曰
有明崇禎龍集癸未葬張昭子于梁水之原獲
麟之後二千一百三十餘年嗚呼奈何乎天

鄒孟陽墓誌銘

李長蘅苦愛武林山水歲必一再游其游也以
鄒孟陽爲湖山主人花時月夜晴雪煙雨扁舟
幅巾茶壺筆床未嘗不與孟陽俱長蘅高人朗
士秀出人表歌詩閨綸與湖風山雲互相映發
孟陽釣簾據几隗俄其閒山僧舟子皆能指而
識之長蘅于畫矜慎自娛不受促迫顧獨喜爲
孟陽畫西湖江南臥遊冊凡三十餘幀孟陽所
至必攜之以行曰長蘅與江南山水皆在吾篋
笥中矣長蘅買山西蹟下環山三十里皆梅花
花時千邨萬落漫山炤野欲構小閣臨之名曰

長蘅集六十

八

六浮孟陽過而樂之計代卜築焉長蘅爲詩曰
十年山閣不得就却負青浮日夜浮故人一見
豁雙眼何日三閒銷百憂百年有錢作底用一
朝卜築偕行休長蘅卒孟陽家益落閣竟不就
竿舟吊長蘅還登鐵山醉酒痛哭而去歸而祀
長蘅于小築生平師友附焉春秋佳日採蓴剪
菊山僧故人取次助祭其崇尚風義絕出流俗
皆此類也晚年山水之情彌勝偕老僧游天台
軍持流囊居然兩衲子也訪余拂水輒留連旬
月攜臥遊冊索題曰吾遊天台挾此冊與俱長

衡有知當偕我越槍溪凌石橋耳其託寄如此
孟陽名之嶧其先世元末鎮撫海寧居東門外
至今地名鄒家渡四傳徙錢塘東溪以貴雄里
中至孟陽讀書好修爲知名士不事生產老而
貧困以死崇禎癸未六月某日卒年七十子曰
某某年某月葬于某地之阡昔盧簡辭遊伊水
別墅霰雪微下忽有簑笠牽蓬艇白衣與衲僧
同坐炊桐飯烹魚煮茗泝流吟嘯使問之乃白
傳同佛光往香山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爲高
逸之情莫及余誌孟陽詳書其與長衡游跡如

報集卷六十

九

此世有簡辭其可以知孟陽也銘曰

倚鄒生標美譽儒行修內美具通經術函雅故
慕節俠鄒章句萬卷書籤軸互手朱黃自題署
師雲棲奉檀度友檀園共毫素攬湖山寫情愔
生寂莫死遲暮神之游非丘墓西蹟趾石橋路

抑菴姚君墓誌銘

君諱以高字汝危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諱思仁
之第三子娶項氏故襄毅公之孫女鄭端簡公
之自出而中翰皐謨之女也姚世爲嘉興人洪
武初始祖成一奉直粧鑾司謀匠籍生二子曰

聰曰明遂分南北支聰子敬有女諱妙莊生有
異徵嘗見盥水中日月雲霞爛然五色羽扇夾
兩旁 憲廟選妃江南妙莊在選中髮短不任
髻渡松江髮忽長八尺故地名八尺生 皇第
九子壽王冊封瑞懿安妃官其弟福貝世錦衣
百戶是爲北支明之孫諱緯緯生烈烈生履道
履道生太傅皆以太傅貴贈官保是爲南支君
沈厚精敏咨稟教飭不縱爲子弟華靡邀放事
項孺人生於盛族恭柔專勤佐君以事其親鷄
鳴宿戒廩廩如也君少與伯仲二兄掉鞅詞壇

牧齋集卷六

久之伯仲皆以父任爲郎君數踏省門以乙榜
謁選當得郎倅奮欲以制科自見不肯就從太
傅游兩都諳曉臺閣故事訪求兵農利害邊徼
阨塞以儲備有用之學太傅守南京兆君橫舟
江干徒步郊闕問得都市奸猾惡少主名及其
根株囊橐太傅立遣使掩捕論治奄忽如神京
兆以此大治天啓中 皇極門告成有旨庀
三殿工太傅仰屋咄咄君從容請曰大人不見
璫兒媼息佻佻拌拌以將作爲市耶竭帑藏盜
名爵張奄蹙在此役也大人且休矣太傅大悟

立抗疏請停止無何遂得請歸已而復交關與
作先帝彌留之日猶用殿工拜官濁亂朝著
太傅顧君而歎兒之免我多矣君之喪母唐夫
人也念無以報罔極痛不欲生孺人曰盍盡出
先姑鏡奩費用以廣母慈資冥福乎編茅於三
塔寺側食餓者衣寒者樁埋死且殮者合掌謹
呼祝姚夫人升天聲與浮屠下上於太傅之壽
也亦然太傅年益高伯仲皆宦游君孺人聽聲
辯色損飯益衣太傅甘寢燕息神明太和崇禎
四年太傅奉詔存問扶掖駿奔燕勞贈賄禮

卷六十一

無違者是年八月孺人卒閏十一月君亦卒且
死皆以老人爲念語不及私君生二男子長曰
潞郡諸生孺人出也次曰溥國子生庶陳出也
女子三人皆庶出也於是以癸未十二月甲子
合葬於嘉興縣三宿字圩之阡而潞奉其婦翁
譚工部狀來請銘在昔東京楊袁爲漢名族華
嶠以謂能守家風袁不及楊唐房太尉瑄以德
行爲相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啓爲鳳翔參軍人
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太傅博太傑魁爲時
虎臣君握文矯志晨昏有助夫婦媿德厥子趾

美雖楊房之子弟何以加諸潞游吾門以材
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可尚也已銘曰

君年四十有一繫之易得河圖四面之四十而
餘其一孺人年三十有七繫之皇極得邵氏之
三十六宮而亦餘其一餘一爲奇餘二爲偶歸
餘於二子以昌厥後嗚呼吾非瞽史蓋聞諸姚
氏之叟

金文學墓誌銘

武林金子漸皋以崇禎十六年八月幾日葬其
父而爲狀來請銘曰君姓金氏諱某字某祖諱

卷六十一

某生四子長爲君父諱某舉癸卯鄉試爲邳州
守次則御史某也君少孤束髮爲諸生不事生
產邳州老于公車將之官鬻其居于御史以治
裝風雨之夕御史家奴促令徙居君之伯兄臥
病其妻徐孺人與其長姁負牆匿門扇後行無
燎火才于泥濘中北至旁舍乞容榻之地以置
伯兄而身與徐孺人露坐以待旦未幾伯兄夫
婦相繼歿邳州久宦不歸送往事居庀治喪葬
歲逼除突煙不起與徐孺人相對空案而已邳
州在官時爲兩幼叔娶婦爲兩大母卜改葬甕

勉有無備所不堪及其歸而析產田取其硿瘠者器什取其利敝者又舍故居而別僦居于市曰吾不欲遠娶婦弱孝傷老人心也其孝友篤摯好行其義若此君自以不得志于場屋督課漸阜甚切然嘗正告之曰士君子以立身爲本功名富貴非所急也御史爲人飛章劾王耀州至今以爲諱可不戒哉漸阜既舉于鄉卓然以名行有聞君之教也君卒于崇禎辛巳五月享年幾十有幾子三人某某某女三人孫五人墓在仁和之南山漸阜言君故有大志易簣之時

牧齋集六十

十三

執漸阜手而語曰民窮矣盜益起吾欲以七事上于朝而未能也汝爲我成之漸阜問七事云何瞑不復言矣銘曰

有美一人婉清揚目營四海滯堵牆彌留之言何琅琅載筆入棺告上皇啓爾後賢繼述長安寢巨室無盡傷

朱府君墓誌銘

君諱萊字左元其先自雒陽徙崑山貴州按察司副使諱熙洽之次子也君少於其兄懋四歲副使以授易爲大師多君之才令治春秋遂以

春秋名家副使舉進士宰潛江清田築城簿籍叢劇君手自繕寫勾稽會較首尾鱗次副使歎曰助我理潛者是兒也副使自閩歸罄橐中裝買舍旁廢宅君兄弟舉倍稱之息斥而新之副使縣車歸老華堂燕寢俛仰極樂不知其所繇辦也君遂棄去舉子與伯氏晨夕子舍娛侍百方山川登涉歲時燕賞畫船游履周流數百里閒廚傳供張皆取給于稱貸城南數頃盡折入於子錢家而不使其父知也伯氏病困收責者塞戶副使聞狀大怒命君出其所有謁親知爲

牧齋集六十

十四

率錢會期一日盡償長子宿負人或謂君若他日寧有避債臺乎君歎曰我豈不自知非計哉顧親老矣今又不樂忍令知兩子皆廢產損老人眠食乎君且休矣副使沒君以其田廬按籍予債主一夕而盡歲大侵瓶無儲粟撫其子曰燦笑曰此萬金產也與二三故人弊閭談譙修隻鷄近局之樂及見其長女壻王志堅舉進士與日燦舉鄉書而卒君少卓犖負奇氣從副使宦游江楚江山鬱盤登臨吊古作爲歌詩曼聲高歌投其稿於江流而去嘗語日燦曰古之學

游江楚江山鬱盤登臨吊古作爲歌詩曼聲高
歌投其稿於江流而去嘗語日燦曰古之學者
爲人致君澤民是也今之學者爲己榮身肥家
是也其托寄不偶如此君以萬曆甲寅十二月
卒年五十有九妻徐氏勤勞共儉共養舅姑饘
醢酒醴芻蕘必躬必親於孝養有助焉後君十
年卒年六十有九子二人長日燦工部營繕司
員外郎次日煥某年某月葬某地之阡日燦涕
泣來告曰日燦狀吾先人之行事十有三年矣
思得一命以慰九京而後謁銘於夫子奉職無

被澤集卷十

十五

狀身爲慘人幸付湔洗奉先人之丘墓不及今
乞銘以葬豈歐陽子之所謂有待者乎夫子其
何忍辭余曰諾銘曰

半通者綸四尺者上壹行孝友之傳片牘而已
矣嗚呼其孰與千古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一

墓誌銘

顧端文公淑人朱氏墓誌銘

故光祿寺少卿歷贈吏部侍郎諡端文無錫顧公諱憲成之配曰封淑人朱氏年九十有五崇禎十六年某月某日考終於涇里之內寢其年十二月某日祔葬於端文之阡次子南京戶部主事與沐路門而請曰願有述也余年十五從先夫子以見於端文端文命二子與淳與沐與之游今老矣白首屏廢實與東林黨論相終始

牧齋集卷六十一

淑人之誌非余其誰宜也端文少而貧淑人父處士才而字之贈公以一豚肩一束帛納朱處士顧大喜端文舉高第官吏部淑人食脫粟衣補永戒其家人閨門操作曰夫子猶故書生也我知爲書生婦而已端文砥柱國論再起再謫淑人曰夫子猶故書生也我猶故書生婦也脫粟補衣故自若也吾何患焉端文開講堂於東林朋徒歛集學禁黨禁謠諑洵端文歿謗焰滋其淑人教戒子孫謹守先業安以待命今上卽位黨禁乍解端文首見伸雪淑人身登耄

耄晨昏炷香膜拜禮佛祝 聖天子萬壽優游

今終五福咸備嗚呼可謂難矣端文爲人虛和閒止不關世事疑塵委衣危坐終日淑人庀治家政廳屏內外傳教不絕子姓僮奴廩廩如也洒掃澣濯酒食米鹽井井如也端文晚多病宿外舍淑人處方藥視席薦瑾局塞戶夜分而後卽安及其爲大母稱太夫人春秋高矣辯色而起必先其家人篝燈補紉穿針引線小女子弗如也端文終身爲老書生淑人終身爲老書生婦勤勞恭儉九十五年如一日也端文教子不

牧齋集卷六十一

甚督課淑人時加譙責予大杖二子每畫紙爲碁局隱帷幔中惟恐淑人刺得之也與淳才而天淑人哭之勸教與沐及諸孫益勤與沐爲郎有聲其子樞及與淳之子柄皆登賢書端文之後滋大嘗觀萬曆天啓之際鈞黨之小人其所以斬艾賢才股削國家之元氣者可謂至矣幸而祖宗德澤深厚小人之股削不足以勝之如端文之一身生而禁錮死而昭雪天開地闢在反覆手之間而淑人從雲霧晦冥之餘再見天日令妻壽母高明顯融國家之元氣勾萌甲拆

引而未艾於淑人有徵焉余志淑人之墓因
著國家有道之長所以殊異於漢宋者謹而書
之亦庸以信於國史銘曰

唯淑人之德叶於圖書得其良夫以相碩休唯
淑人之福階於皇極詒厥子孫類以永錫何以
謚之端文之端節其一惠其誰曰不然

旌表節婦李母沈孺人墓誌銘

嘉定李君名芳字茂材舉萬曆壬辰進士選翰
林院庶吉士踰年而卒妻沈氏年二十有六截
髮自誓撫三歲孤宜之底於成立天啓七年巡

牧齋集六十一

三

按御史上其事于朝 詔旌表其門在所居之
南翔里崇禎十三年六月初八日卒享年七十
有三十六年十一月合葬于南翔之稱字圩宜
之具書來請銘初茂材既第入翰林太公攜孺
人母子入京乘官舫擁符傳蒼頭驛卒傳呼趨
浦北入都門茂材病彌留矣柩車南還幼孺委
練孺人頓踊呼號與舟舫下上道路皆咨嗟流
涕自時厥後送往事居恭老慈幼握冰履霜辛
勤殫瘁凡三十六年而得旌旌二十四年而歿
孺人之爲婦也太公朝夕洗腆必洗手而薦之

牧齋集六十一

四

不以委僕妾太公歿庀治喪事伯叔曰婦孺也
不宜先孺人曰未亡人家婦也不敢後此析產
伯叔咸讓孺人孺人取均焉君子以爲順孺人
之爲孺也臥起恆旁者百日不茹葷血飯精鑿
者三年不易笄服非喪祭不出戶限者十五年
椎髻繩髮斤鉛華不御不赴燕飲觀里社者四
十七年如一日君子以爲貞孺人之爲母也宜
之少長負劍而誨之曰汝父雖不祿有伯叔在
猶汝父也有父之執友程孟陽鄭閑蓋在猶汝
伯叔也汝能讀書修行不愧汝父有餘師矣宜
之以孤僮自奮數踏省門不見收軟語慰諭黯
然神傷而已君子以爲慈茂材有弟長蘅多四
方之交宜之有見焉則引以見于先生長者皆
曰孺人有子長蘅久困公車或勸其就祿仕孺
人曰叔性有皂白傲世而不喜俗人此非可以
乙榜入仕者也買山而居奉母偕隱不獨可以
全素尚亦所以藏拙也長蘅感其言遂終身不
出其賢明辨通皆此類也孺人生子男子一人
卽宜之女子一人孫男女七人其先世崑山之
名族也祖諱某早卒諱王氏撫其子象賢以

節婦旌門李太公繼娶于昆與象賢相好也知其女賢故委禽焉茂材初往王氏王節婦見之不憚曰此子才當早貴然而不壽已而撫孺人歎曰我固謂兒似我天命之矣其可若何父老至今傳道其語以爲節婦亦有種也銘曰
烏頭雙闕南翔之里有幽新宅瘞銘于此旌門之銘以俟太史

太原府推官唐君墓誌銘

萬曆庚戌進士舉南宮者三百人軒蓋嗔咽車塵人面冥蒙合皆有兩人焉軒軒然傑出衆中

永昌石應嵩

五

永昌石應嵩光甫宣城唐公靖君平也光甫長九尺餘昂首聳肩胸背豐碩歸然如天神甲士君平長八尺餘修髯等身談笑風發洒然如羽人劍客兩人所至輒隱蓋數百人鄙人走卒相聚指目余嘗語同年生此兩人者遠不如王威寧韓襄毅近不如梅麻城李長垣吾不復相天下士矣兩人間之交相得也往再三十年兩人皆仕宦不達前死而余亦窮且老矣君平之子允甲謁余虞山泣而請銘其墓嗚呼余何忍不銘君平初名一相後改公靖君平爲人孝友誠

信樂易倜儻輕財重義不侵爲然諾雖爲書生屢脫人于厄不矜其功人以長者歸之萬曆乙酉舉于鄉年五十猶因公車攜家居長安矜名節適輕俠奸衛抵掌傲睨公卿間長安諸公盡出其下又八年舉進士除太原府推官太原省會叢劇奸利盤平案治決遣奮髯抵几豪右莫不攝服三娘子款塞君平捧檄往諭宣布朝廷威德反覆數千言聲如殷雷大府羅拜幕下呼爲天人君平謂虜雖強餌不可壓我雖弱條不可弛宜有以伐謀伐交不當朝夕惴惴竭天下以奉西北上備禦三策慨然有試屬國係單于之志邊吏忌其能中考功法罷歸僑居白門結廬雨花臺下杜門縱酒酒酣捋髯嘆息曰此于思者如故髮則種種矣忍效碌碌者蘇而後上哉甲寅四月某日卒於寓舍年六十有幾卒之日摒擋箱篋敝衣數襲而已當君平去太原時掩殺礦賊數千人遷南庫部郎築浦口城以勤事死兩人旣死余屏居田里追念疇昔相期之語輒沈瀾太息久之嗟乎同籍之士蓋有壯盛

遇合枋樞筦擁牙肅者余固嘗目笑之而決其無成也謂余言皆不驗何其不幸而中也謂余言而驗其於兆甫君平又何如也豈士各有命而余言亦偶驗偶不驗與抑余固目論而其言之驗不驗亦不足參與不然則人才世運兩相折除使余之言不驗才臣志士而獨驗于與尸折足之徒與嗚呼其可嘆也已君平爲宋叅知政事質肅公之後四世扈從南渡徙歛宋季徙宣城十二傳爲處士汝奇君平之父也某年某月葬于某地之阡子三人曰允甲允年允中

欽齋集卷六十一

七

孫幾人允甲博達有父風固於是乎在銘曰鬱鬱者髯髯如其身堂堂者身身如其人兼資文武漢之朱雲平陵東郭丈五之墳孔明有言取以銘君未若髯之絕倫逸羣

中憲大夫四川敘州府知府趙君墓誌銘余弱冠則與趙文毅公之二子叔度季昌游叔度激昂自喜眉宇軒然籠蓋人上季昌敘州君也沈實恭謹刻苦於學噤然如有所不足皆所謂佳公子也文毅公剛腸直節獨立當世沒而謗焰騰涌門戶漂搖君兄弟叫號呼憤遂跣赴

愬而叔度又早夭君獨身撐柱茹荼攻蓼垂三十年人皆曰文毅有子 熹宗卽位詣闕上書具陳先臣當國本危疑請建儲爭竝封擁右先帝宜見卹錄大臣鄒忠介趙忠毅諸公主其議君得蔭入監越三年請補給文毅公吏部考滿再贈太子少保蔭一孫中書舍人推以子叔度之子於是文毅公之卹典大備而其遺忠益暴白於天下罷敘州歸七年其子士春士錦同日而舉南宮閭里聚觀嘆息父老有泣下者人咸歎善人之有後而君之劬躬盡後爲難能也

欽齋集卷六十一

八

初以文毅公恩補太常寺典簿遷太僕寺丞升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轉福建司員外郎出爲四川敘州府知府君治官無大小不苟簡不屑以任子爲人蹈籍信眉瞠目重自矜奮所至以廉辨稱敘古戎州地鎮雄烏撒烏蒙東川四夷府偏處皆以水西爲大府自奢崇明逃死水西與安酋連結謀窺全蜀而敘爲兵衝君莅郡下教屬邑聚鄉兵以數千計募僧兵五百人搏力勾卒分戍設守次年兩酋擁衆大至君腰刀跨馬部署僧兵營於翠屏山柵壘屹然烽火相望

賊相疑不敢進初議斂兵守江城君曰舍門戶而守堂奧示賊弱而縱之入非計也命長槍強弩列守水渡戒陸路勿與戰陷陟折礪石銃自上下賊屢進皆重傷建武之戰斬酋首數十級遂改攻永寧遁去監軍劉副使于賊營獲二圖一先下敘州截江門一攻永寧監軍歎曰敘州不堅守全蜀其如何矣夷府日把以買鹽布爲名宿留內地爲水西間謀君出令募投充伍三日不上以奸細論諸日把憚夷法嚴潛渡江引去督健卒驅其伏匿者五百人賊無內

卷六十一

九

應不敢復窺敘矣君條善後諸事土夷府鹽布議曰國初制給夷府鹽布鹽出嘉定大洪井中布買之民間商人給引從永寧路輓輸夷人不許出境奢崇明敗永寧關稅絕上臺謀制水西優假各夷府題許入境叩領又刊定額數鎮雄烏撒鹽十萬觔布八千疋烏蒙東川次第減損以爲各夷府自贖有限將不暇轉給水西此一奇也然而行之數年卒蒙其害何也夷人不能入境叩領中國穿室發冢髡鉗亡命之徒竄遁爲僥虜一旦充使沐候而冠竊入內地傳相勾

引出周利富順各井販鬻鹽觔不復拘大洪之舊布則村巷機杼聽其收買鹽曰十萬實踰百萬市曰八千實八萬不止矣朝廷用各夷府爲爪牙衆氏一女子加參藩職銜各漢把俱歸子之每鹽布啓行捧持兵刃公然運輸吏卒不敢停視況詰問乎此今初起各夷猶以黃蓮茯苓之類入內貿易迨其浸淫在內奸民反出銀買其文書文領謂之紅錢于是夷地鹽布愈多價亦賤且掄捆狼藉而不可計能禁其不入水西乎今日欲清奸宄杜邊釁必守 高皇

卷六十一

一

帝夷人不許入境之令而後可國家制水西當有長策不在區區鹽布即欲鹽布勿入水西必申明商引絕其關出使各夷府責如珠玉而後可是數者較之舊制利害懸殊職愚以爲復舊制誠便議上當事者置不省是年外計中考功法罷歸君治郡廉平當得上考不知其所坐國家有事西南夷思得公忠彊幹之吏宜力疆圉而以無罪黜免此可爲歎息者也官刑部時送奄竊政發憤草奏以使行不果上士泰登上第官吏爲論武陵相起復請歸君以特羊告家廟